

满汝毅/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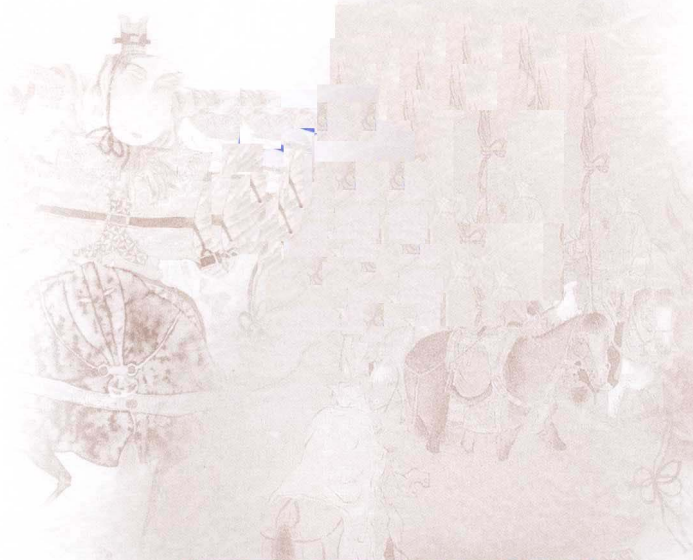
千古异帝 海陵王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·金源系列小说·

千古异帝海陵王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古异帝海陵王/满汝毅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 2003. 9

ISBN 7-207-06067-X

I. 千... II. 满... III. 历史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8116 号

责任编辑:陈春江 龚江红

封面设计:李 梅

千古异帝海陵王

Qianqu Yidi Hailingwang
满汝毅 著

出版发行	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通讯地址	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
邮 编	150008
网 址	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印 刷	黑龙江省教委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毫米 1/32·印张 14 14/16
字 数	370 000
印 数	1—4 000
版 次	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7-06067-X/I·831

定价:25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序



读《千古异帝海陵王》，对这段湮没已久的历史中被湮没的一代帝王，我既惊讶于对他的熟悉，又震惊于对他的陌生。

把海陵王的生平写成小说，我没见过，只在话本小说《醒世恒言》中看到一篇书目：《金海陵纵欲亡身》，因为多写“纵欲”事，才被删去，仅留下书目。（当然也有未删节本）

海陵王完颜亮是一个系各种矛盾于一身，而又毁誉参半的皇帝，有人说他富于改革，且又文功武备，也有人说他是“第一淫帝”。作者满汝毅是一个几十年研究金源文化的作家，他已经出版系列金源小说《金辽宋三国演义》、《五国城囚徒》，这部《千古异帝海陵王》该是第三部了。

海陵王是大金帝国第四代皇帝，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孙子辽王完颜宗干次子。史书说他十八岁为奉国上将军，随大将军金兀术征战有功，累拜平章政事、右丞相。皇统九年（1149年）杀熙宗而继位，曾不顾守旧势力的反对，在1153年毅然将都城由上京（今黑龙江阿城白城）迁往燕京（今北京），并拆毁上京的宫殿和女真贵族宅第。把燕京作为京城这一惊人之举，不仅推动了金朝社会的飞跃发展，而且对此后数百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海陵王对后世影响很大还源于他是女真大诗人和大词人，史书称其“一咏一吟，冠绝当时”。《全金诗》、《全金元词》都收有他的诗词。他的诗词笔力遒劲，气象恢弘，有不为人下之意。他曾为人题扇云：

大柄若在手
清风满天下

南征时赋诗云：

万里车书尽会同，
江南岂有别疆封！
提兵百万西湖上，
立马英山第一峰。

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反映了生机勃勃的女真族一统天下的雄心。

满汝毅是一位有较强文化创新内涵的人，他的小说不仅构思奇巧，且写得丰富多彩。在这部小说中，他不仅大胆地把从无人问津的断肠词人朱淑真写进小说，且把洪皓、胡铨的归宿都鲜明而形象地写进书中。在这一点上我赞成向凌、凤翥对他的小说的评价。

向凌在评价满汝毅小说时讲：“他的小说在构思、情节及人物塑造方面有独创性，大胆抛弃了过去某些旧小说中的民族偏见，树立了少数民族英雄形象。以金兀术这个人物为例，过去的小说多把他写成‘混世魔王’、‘杀人如麻’等等。他的金源系列小说，则把金兀术写成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。满汝毅的小说很值得读，内容丰富，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鲜明，场景恢宏壮丽……”

凤翥同志认为他的小说：“最突出、最独特的地方，在于以新的

历史观解读历史。……历史不能还原,但作家应该有还原历史的意愿和追求。”

我跟满汝毅是五十年交情了,从原黑龙江文联到全省新文联,我们一直在一起,他的勤奋、努力、进取,我是太熟悉了。原文联创作组老人没几个了,而惟一有出息的就是小满了(他虽然已年近七十了,我还是习惯叫他小满)。小满在我们那个创作组是出类拔萃的,他很有精力,不断地写作,一直坚持写,而且一本一本地写。我赞赏小满这种默默地写,不张扬的敬业精神,他不怎么要求大家都来捧他,他不干这个事。有的作家写出一本书,到处找人写评论文章,实在没人写,自己化个名写点东西,也算评论,回头寄本书,那也叫“著名”。所以说千万不要看著名不著名,小满从来就不讲究“著名”,他这种敬业精神我是很佩服的。他写的《宁古塔流人》我看过,《金辽宋三国演义》我也翻过,最近出的《五国城囚徒》吧,我只看了不到一半,他叫我看看,我眼睛不行了。要说著名呵,我觉得真正的作家是小满。看了小满写的那些东西,我的确没他那么多的知识,也没有他那么多精力去写,所以说我没什么资格评论他的作品,只能说他写得不错,文字、人物也不错。

他的很大的一个功劳就是写了我们民族的东西,把我们大汉民族的那种陈旧的东西,给更改过来了。过去许多演义小说,又是征东,又是征西,又是扫北的,把那些少数民族写成蛮人、野人,小满写的这些作品没有这些东西。在我们黑龙江,目前来说他是惟一的一个人——写我们黑龙江的历史,写我们黑龙江的地域,而且把历史写得很真实。这是小满的功劳,也是对我们省的功劳,所以我佩服他。

(鲁琪是原省文联、省作协主席,著名诗人、作家。)

第一章

一场暴雨横空而降。

雨把宁静的上京夜搅成一片混沌世界。天还没有亮透，又袭来龙卷风。风伸出又黑又长的大手扯天扯地，扯翻了百姓的土墙围子，掀掉了房盖。

雷鸣电闪，打着旋儿在阿什河上滚动。大金国皇帝——熙宗完颜亶面对着这场大灾，心情很乱，如一把回丝，理不出头绪。他凭倚着乾元殿栏杆察看雨情。远远望去，阿什河上空像扣了一口锅，宫中的一切物体，都吸饱了水湿，木、石上都积存了满天雨云，他心上也沉积了太多的忧郁的阴云，担心这种阴云会随着雨云的扩散而蔓延开去。

清冽大雨，雨点子似水之焰火四下飞溅，溅落在上京宫殿大内的屋顶。皇后裴满氏悄然来到熙宗的身后，把一件闲适穿用的黄披，披在他的后背上。熙宗从气息上感到是裴满氏，他连头也没有回，沿着殿廊径直朝前面走去，任背上的黄披自然地滑落。裴满氏跟了几步，为了不使熙宗看到自己因灾害的震惊而乱了方寸的模样，她移开捂在脸上的双手，全身软弱地颤抖不止，轻声叫道：“陛下，这么大的灾，应想个办法呀！”

“想什么办法？照你自己的想法办吧，你不也有一伙人吗？”

熙宗这几句硬邦邦的话，对裴满氏简直是当头一棒，打得她久久不敢直面熙宗。

裴满氏是大将军裴满达的女儿。裴满达为人忠厚淳直，早年

跟随太祖转战南北，奋勇杀敌，受到太祖完颜阿骨打的赞赏和封赐。

裴满氏自幼不仅聪明伶俐，且长得十分俊俏，像一幅大气磅礴的泼墨美人图中的美人。她是一位典型的女真美女，美得健壮，美得豪放，美得粗犷。全身的骨骼，都很结实，一双漆黑如墨的大眼睛，不时流露出热情的焰火。从整体看是女真人中的俏丽女人。她凭了这副姿色被选入宫，又懂得女人对于男人的亲昵路数，深得熙宗的宠爱，很快被封为贵妃，不到一个年头，又立为皇后。其父裴满达拜太尉，受封徐国公。

皇统元年，熙宗接受群臣所上尊号，并册封裴满氏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。第二年太子济安降生，这使这位年仅 24 岁的皇帝喜出望外，下令全国大赦，宴请满朝文武三天，并举行击球、射柳赛会，满月时又下诏册封济安为皇太子，并在宫侧修了一座宏大的储庆寺。

一时间裴满家族身价倍增，荣耀无比。

转年，济安未周岁竟一病夭折，熙宗悲痛欲绝，诏谥济安为英悼太子，将尸体葬在爷爷宗峻兴陵一侧，又令工匠塑像，置于储庆寺内。皇统四年熙宗另一个儿子魏王道济，因冒犯圣威，被熙宗酒后误杀。待其酒醒后竟悔得精神极度错乱，痛哭自己一生仅有的两个儿子都白白失去了，哭罢了就大碗饮酒，饮罢酒又哭，使他渐呈“酒精中毒”的癫狂状态。他常常酒后杀人，一时间引起朝中人人自危。这种绝嗣之苦，使他万念俱灰，渐觉力不从心。裴满氏便从旁介入助他处理政务，开始涉足朝政，从此朝中形成了帝、后两党。帝党以熙宗为首，完颜宗贤是熙宗朝中的柱石；后党以裴满氏为首，得到完颜勣、完颜亮的支持。

完颜亮本名迪古乃，字元功，是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，辽王宗干的次子。十八岁被封为奉国上将军，随金兀术征宋有功，累封驃骑上将军、龙虎上卫将军，拜尚书左丞、右丞相。皇统九年授太

保，领三省事。他还是一位“一吟一咏”冠绝当时的女真诗人，和女真立国以来的大词人，但更是一位雄心勃勃的“覬觐”皇位的有政治野心的人物。完颜亮从小就跟父亲的养子完颜亶情同手足，因为两人都是完颜阿骨打的孙子。完颜亶继位后，完颜亮内心实实难平，心中总缠绕着：“彼太祖孙，吾亦太祖孙，为什么彼能，吾不能也？”况且完颜亮自恃才高，时刻在心里划一个大问号。

这种难平之念，不仅缠绕着他，且时时流露出忌恨之情。这些流露早就被裴满氏看出。她早就钟情于完颜亮，特别是近日抓住了他手书的两首诗，为此，她偷着把完颜亮宣谕进宫。完颜亮有些忐忑不安，便跟着裴满氏派来的侍女高福娘来到宫中。高福娘看到裴满氏已急不可耐地迎出宫门，便嫣然笑道：“大将军，快去吧，皇后正在等您。”说完她轻轻推了他肩头一把，然后又轻声返回，双手把弓门关了，闪身在宫外的侧门掩身而立。

完颜亮看了这局面，心中很是狐疑。裴满氏迎了几步，完颜亮急跨步单膝跪倒，行了君臣大礼。裴满氏把手扬了一下，又伸手过来把他搀起。完颜亮望着裴满氏那一双白晰纤柔、暖呼呼的手，只见她脸盘红腾腾，牙齿白晃晃，眼睛滴溜溜，她所有组成面部表情的部分都在活动，企图挑逗完颜亮的情性。

完颜亮被拉起来站在那里望着裴满氏，裴满氏立在那里也呆呆地望着完颜亮。

两个人无言相对。作为男人，完颜亮感到裴满氏心中的不净，一会儿软媚，一会儿泼辣，一会儿佯嗔，叫他一时不知所措。裴满氏用手指着龙凤靠椅道：“你坐下说话！”

“嫂嫂，我还是站着好。”

“叫你坐，你就坐。我问你最近写了两首诗么？”

“写了，两首何止，我写了上百首了，这是臣的一种爱好。”

“我不管你爱好不爱好，我觉得诗中有毛病，还是大毛病，掉脑袋的毛病。”

完颜亮听了裴满氏这一席话心中一震，汗立刻从脊背、从周身毛孔钻了出来，便从椅上站了起来问道：“皇嫂，您可不要吓唬人哪！”

“你不认账是不是？我念给你听：

绿叶枝头金缕装，
秋深自有别般香。
一朝扬汝名天下，
也学君王著赭黄。

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要学君王？你也要著赭黄？……”

“啊，皇嫂，千万不可乱联系呀……”

“你都写了，还不准我们联系？简直是明目张胆地造反！‘秋深自有别般香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觊觎皇位……”她一字一字蹦着。

完颜亮摆手道：“皇嫂，您千万要玉口留命！要留情呵！”说完便跪在地上。

裴满氏望着完颜亮发抖的样子，不觉掩口笑道：“快起来吧，看你一位大将军竟吓成这个样子……”裴满氏伏身把完颜亮搀起，不只是搀起，简直是抱起。她伸出双臂，把脸紧紧地贴在完颜亮的脸上，使完颜亮顿感那种女人的肌肤的腻滑与快感。抬头瞧着那双眼火辣辣的俏劲，简直令人躲不过她的迷惑，使之眩晕。在明半暗的光照下，她和他靠得很近，忽然他觉得有一只纤手在他腿上摸了一把，完颜亮也回手在她胸前摸了一把，裴满氏不但没恼，还忍住了，不笑，也不声张，只是更进一步搂着他脖子，使完颜亮感到她浑身上下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销魂之感。

完颜亮自小就是一个钟情于色的人，常把眼光盯着女人，好似长了一副“色眼”。他不喜正视，偏好邪视，他的眼光属于那种长流

不定的光焰。今日碰到裴满氏的挑情，他早已按捺不住，便也两手一张，抱起裴满氏向里间寝宫而去。

高福娘悄然贴在墙后望着他们走去，便搬了一把椅子堵住门口坐了。

此时，夜幕降下来了。

夜色苍茫，星斗陈列，万籁俱寂，露水浮地。宫中的静使高福娘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，她坐在宫门前想入非非地琢磨着完颜亮正抱着裴满氏怎样怎样……忽然远处传来几声威仪长音：“皇帝陛下驾到——诸家后妃接——驾——了——”

高福娘听到熙宗进宫吓得汗流如注，急步跑到昭华宫门前用力叩打，嘴里喊道：“陛下进宫了，快起来接驾……呀！”

里面的裴满氏语句发抖地回说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！福娘呵，你先挡一下呀，替我挡……挡一下……啊！”

高福娘瞧了一眼宫门，又看了一下四周，把椅子搬开，回身把昭华宫门带上，伸手推开廊道门，远远地望到熙宗醉眼朦胧地，一步三摇由内侍搀扶着走来。他望见了高福娘，便喊叫：“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宫门接朕，悼平皇后在哪儿？她为什么不来接朕？朕要她……”

“陛下，皇后她……她病……了。”

“她病了？她人在哪儿？”

“在宫中卧着呢……”

熙宗听了摇摇头，嘴角不住地泛着白沫，口中不停地向外吹着酒气，那酒气的味道令人作呕，加以不断地说着醉话……

熙宗近年由于沉缅于酒色，使他从前漂亮的面孔，变得布满血筋，嘴都醉得走形了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喊着：“她敢不来接驾，我杀了她！”

他喊着，直奔昭华宫而来。完颜亮和裴满氏两个人抖着身子，

被无名的恐惧死死揪住，两个人真怕完颜亶闯进宫来。完颜亮一言不发，只涨红了脸，作了拼你一死的准备。

完颜亶走到昭华宫前，伸出右腿，想踢开宫门，高福娘一声怪叫：“我的妈呀，陛下，陛下！”熙宗听到高福娘怪叫，转回身急步跑来，从地上把高福娘拉起。高福娘趁势把身子偏向熙宗肩头，她想倒过去，又不敢，又得借这个机会拖住熙宗，使他不得脱身，便口中乱喊乱叫：“陛下救命，救命呀！”

“你……你怎么了？你……”

“陛下，奴婢……看到一条大龙在陛下头上盘旋，陛下头上还有光环故而惊吓。”

头上的光环和龙是熙宗最喜欢听的事，因而高福娘编说这个瞎话来缠住熙宗。

“光环和龙有什么可怕？”

“奴婢是凡夫俗子，因而不胜惊异。”

“你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“奴婢被吓得腿脚不好使了，只觉得昏头昏脑……”

“那……朕送你回去休息？”

高福娘连连点头道：“有陛下在奴婢身旁，奴婢就心安多了，奴婢谢主龙恩。”

高福娘面带痛苦状，一步一呲牙，由侍从搀扶着，熙宗拉着高福娘走出长廊。

昭华宫门里藏身的裴满氏和完颜亮听到熙宗他们脚步声远了，完颜亮擦去头上的汗水，趁机闪身出了昭华宫朝暗处走去，裴满氏望着完颜亮离去的影子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从此，完颜亮和裴满氏的往来都由高福娘来穿针引线，不仅是干柴烈火，而且火势很旺。

第二章

完颜亮的这种觊觎王位的心态始终不能平静，在京城有些人也多有耳闻。今早朝罢，完颜宗翰的儿子右丞相完颜秉德，与他并肩而行，从袖中拽出一把骨扇道：“有求于公，烦大将军为我题诗一首。”

“没得说，你要什么诗？律诗？或者绝句？”

“简单，醒目！”

“好，请过府稍候，倚马可待。”

两人一路走来，只转过二道街，便来到完颜亮府。两人径直来到内书房，下人只要看到完颜亮到内书房就知道要题字，便开始准备。完颜亮一摆手，下人知道有大事便悄然离去。完颜亮回手把门带上，接过秉德骨扇，顺手一展，稍加思索，写道：

大柄若在手，
清风满天下。

秉德接过骨扇，一眼就明白了完颜亮的心意和觊觎皇位的情绪，因为秉德的内心深处，也埋藏着一段对熙宗的不满之情。他父亲完颜宗翰为大金天下，戎马一生，功高无比，竟然在熙宗朝惨死狱中，此时他望着扇上题字，不禁勾起同样的心态。二人都明白，大权若握在手中，一定能出一个比熙宗强盛得多的大金王朝。只是二人不敢明言，一个蛰伏伺机而动，一个敢于流露，无所顾及。在秉德看来完颜亮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， he 已从几个方面感到完

颜亮在时刻算计着熙宗。他知道这件事很难，他亲眼看到熙宗出则开路清道，警卫森严；入则高居大位，时刻防范。

秉德挟了还沾有墨香的扇子，双手一拱道：“多谢了，实在多谢了。愿大将军早日‘大柄在手’，秉德亦能拂受清风耶。”

秉德这话本是一箭双雕的隐语，完颜亮早已听出话音背后的意思，便拉住秉德的手道：

“别走了，留下吃罢酒再走！”

秉德沉吟了一下道：“大将军酒宴日后多多，今日造府未作准备，改日，改日。”

完颜亮看到秉德很诚意，也就不强留了，执手相送，一直送到大门外。秉德看到完颜亮如此热情待他，心中感到热乎乎暖及全身，不断回首告别。

像一股暗流，几年来，完颜亮始终为夺权而进行着积极活动。他四处培植着自己的势力，早在任中京留守期间，便开始了。当时最被他看中的人是萧裕。萧裕人极聪明，但也不乏阴险狡诈，他虽早已看出完颜亮觊觎王位的心思，却始终不敢直抒胸怀，他要拭目以待。

其他还有大定县丞张忠辅等人。完颜亮还拉拢了许多文人雅士。他留守中京时，当地有一位文人，名叫杨伯雄，他曾带着自己的诗集手抄本来看望他，并在这本诗集中夹了一首题为《咏竹》的短诗献给他：

孤驿潇潇竹一丛，
不向凡卉媚春风。
我心正与君相似，
只待云梢拂碧空。

完颜亮反复望着这首诗。站在一旁的杨伯雄知道他的诗动了

完颜亮的心,从他的自然流露中便感到了。但当完颜亮看罢,竟把脸沉下来没表示什么,回身从书橱中拿了自己的诗回赠给杨伯雄,虽没有留下他吃酒,却留下器重的信号。过了几天,他专门找来杨伯雄饮酒论诗,并将自己的岳父徒单恭请来共饮。徒单恭在熙宗朝做过三任地方官,很有实权,也是策应他的一股力量。

然而朝中也有几位使完颜亮心惧的人物,他对这些人总要给与各种容纳,以表示他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气度。礼部郎中胡励,是一位礼仪练达,性情刚直不阿的官员。完颜亮为平章政事时,百官跪贺于庙堂,惟有胡励独独不跪。完颜亮感到脸面过不去,便问道:“郎中有隙否?”

“无隙!”胡励竟答得很利落,使完颜亮竟然发窘,便又问道:“无隙,为何别位皆拜,独君不拜?”

胡励冲完颜亮正色道:“穿了朝服下跪是朝拜君王的礼节,故不敢跪得随意。”

面对这种当面触犯,完颜亮并没有恼火,反而“深器重之”。

尚书左司郎中耶律恕,为人谨慎有志,喜读书,完颜亮早就看好他,想拉拢他,就主动看望他,并问道:“君亦有党乎?”

耶律恕正色答道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。不以其道得之,非恕之志也,何朋党之有?”

这一回答更使完颜亮受触,但他没有发火,反而慢慢掩饰自己,竟喷笑三声道:“与君戏言也!”

更使他惧怕的是完颜勛,勛是穆宗第五子,对他来说,辈尊位高,刚正敢言。完颜亮在初持朝政时,朝臣多附和他,有一次召开大臣会议,完颜亮后到,完颜勛竟把脸色一沉,指着他的鼻尖问道:“你为何迟到?我已经五十多岁了,尚不敢迟到,而你少年强健,怎敢如此放肆?”

完颜亮被当面斥责得面红耳赤,当即跪下谢罪。他明白人能在长辈斥责面前跪倒谢罪,是收揽人心的极好的表演。

此外对完颜宗敏,他更是畏惧。宗敏是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子,金兀术的胞弟,当时被封为曹国王、都元帅,领三省事。宗敏不仅权高位重,且具将才,又非常勇猛。

完颜亮心上另一位畏惧的人物是完颜宗贤,他与宗贤同在相位,不曾有过互相关照、互相通融的事。完颜亮虽然办事喜独断,但对于宗贤则非常忌憚。在皇太子济安病死,魏王道济又被误杀,熙宗没有了儿子,整日心情郁闷时,高福娘找到宗贤,要宗贤帮助熙宗多选一些美女充实后宫,以扩大继承人选。宗贤则断然拒绝。在裴满氏干政时宗贤几次密报熙宗,要熙宗收权,完颜亮把宗贤的密报,及时转告裴满氏,裴满氏因而对宗贤多有忌恨。朝臣中两派泾渭分明,这些事熙宗虽早有耳闻,但他觉得已无力扭转,到实不可解之时,惟有杀掉她,这虽是熙宗的打算,但平时熙宗对裴满氏的活动只佯作不知。

朝中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和矛盾,始终是错综复杂、时起时伏的。这里面有改革派内部的斗争,有皇权与后权的矛盾和斗争,有旧奴隶主贵族及其支持者旧官僚集团和新官僚集团的矛盾和斗争。完颜亮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,利用裴满氏,暗中联合各种势力,时刻在进行夺权的准备活动。

这次熙宗面对着这么大的暴风雨和龙卷风灾害,心中在琢磨该怎样处理,该怎样使百姓度灾。当裴满氏从背后走来问他该怎么办的时候,他回她一个:“照你的想法去办。”说完,熙宗便匆匆而去,把裴满氏给闪在那儿。裴满氏眼睁睁望着熙宗把她给闪在这儿,心里还真是酸溜溜的,欲哭无泪,不哭心里又堵得慌。

裴满氏明白,面对大灾,两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是在争夺百姓,两个人都想使民心摆平,而真正能摆平的就是对普天下灾民下“罪己诏”和“赈灾”。这两点熙宗能办到,因为他是皇上,而皇后则办不到,她可以代皇上下“罪己诏”,但熙宗不让她代,要下诏他自己

下。站在宫门口，他回头望了她一眼，便匆匆走出宫门，令大太监宣翰林学士张钧。

裴满氏便找到高福娘：“宣完颜亮大将军。”

“回禀娘娘，大将军已在您的偏房中候着您哪。”

“那好，我正有事要找他。”

两个人边走边说，刚走到宫门口，迎面撞见熙宗的贴身近侍大兴国匆匆走过，他只对裴满氏恭身大礼后，便起身勿去。裴满氏心上一动，因急于去会见完颜亮，也就不顾及了，进了后宫旁一间隐蔽的小屋。这是裴满氏专为完颜亮设置的幽会场所，表面看是很寻常，里面却相当款实。拐进门廊，高福娘就不走了，眼送裴满氏进了那间隐蔽的小屋。

完颜亮早已立在门旁，待裴满氏进来，便极其亲热地把她抱了，进入小屋的里间。套房中这间小屋，是专门打造的，是秘密的“偷情”场所。完颜亮抱着她，来不及带上门，就强烈地吻着她那纤细的嘴唇，那热烈劲好像要把这一吻永远贴在她的脸上一样。

好久，好久，他才放开她。她在迷惑中，柔情、低声呻吟着说：“皇上要下‘罪己诏’了，他已经命人执笔了。”

“下呗，‘罪己诏’只有他能下，咱们有什么法子！”

裴满氏半带嗔怪，半带娇态地用手捶打着完颜亮那宽大的胸膛道：“找你来，就是要你想个办法嘛！”

完颜亮嘲笑道：“我是个有办法的人物吗？”

“你若是没办法，咱满朝大臣就都是傻瓜蛋了。”

“实话说吧，我已经跟起草人翰林学士张钧密谈完了，我叫他在起草中一定要写上‘天罪于朕’四个字。”

“这有什么用呀？”

“用处大了，这‘天罪于朕’，虽然是四个字，分量则顶千斤。你想想天都罪他了，足见他这个皇帝是上见怪于天，下无道于民，这样的皇帝岂不应为民唾弃。”